

觀神韻晚會之《寒窯》

文 | 趙長歌

西安大雁塔附近有個五典村，村西一處破舊的窯洞題有「古寒窯」三個字，相傳這裡就是王寶釧苦守十八年，等待丈夫從軍歸來之地。王寶釧是民間傳說人物，她的原型眾說紛紜，有一種說法流傳較廣，即其原為唐朝大將薛仁貴之妻——柳銀環（或金花、英還、迎春）。

王寶釧生來富貴，她的美貌和聲名遠播，到了出嫁年齡，其父決定在綵樓上讓她拋繡球招贅。綵樓之下富家子弟雲集，然而王寶釧卻將繡球瞄準了一位身穿布衣的年輕人——薛仁貴。

原來，兩人此前偶遇，薛仁貴高超的武藝、非凡的人品及慷慨的紳士風度，讓王寶釧看出這是一個值得託付終生之人。當薛仁貴得知美麗優雅的王寶釧出身當地最富貴之家時，心中暗自沮喪，因為以他的身分，萬難成為王家門當戶對的佳婿。

拋繡球招贅的結果激怒了王寶釧的父親，他感到羞辱，堅決不准這門婚事。但王寶釧堅定自己的選擇，於是父親一怒之下，把她趕出家門。她放棄錦衣玉食的生活，與薛仁貴回到西郊的寒窯裡，過著儉樸、安靜的生活。

薛仁貴原是將門之後，因其

父早逝，家道中落，以耕種為生。雖家境貧寒，但他志向遠大，文韜武略，苦練武功。王寶釧激勵丈夫應考報國，薛仁貴不捨得留下妻子，王寶釧深明大義，告訴丈夫不要顧慮她的處境。她的堅定，最終使薛仁貴離家參加大考。

薛仁貴在考試中表現出色，後又隨軍征戰遼東。當時唐太宗舊將皆老，在一場戰役中，唐太宗發現了薛仁貴這員年輕的將才，高興得如同漢武帝擢得霍去病一般，說：「朕不喜得遼東，喜得嫩（音皎，意潔白）將。」

就在薛仁貴馳騁疆場，屢立奇功時，王寶釧獨自苦守在寒窯裡。最苦的是在冰天雪地中掙扎求生，斷糧時只能以野草充飢。王寶釧的母親有時會偷偷來看她，帶來食物和金錢，母親勸說女兒放棄等待，回到娘家，但王寶釧堅信，丈夫有一天一定會回來。春、夏、秋、冬，漫長的等待，十八年光陰在苦熬中度過。

又一個飄雪的冬日，薛將軍終於回來了，妻子的忠貞和堅忍，終於等來重新團聚的一天。

這個故事在中國代代相傳，如今，「神韻」將其以舞劇的形式展現現在舞臺上，世界各國、各民族的觀眾觀賞後，都感到震撼、嗟嘆。



百花爭豔伴笙簫，綵樓嵌翠韶顏嬌。
高車華蓋競逐處，繡球飛旋向下拋。
慷慨寬仁武功高，布衣捧球眾皆嘲。
招贅結果父羞惱，錦衣卸去還西郊。
儉樸安寧歲月好，志在報國懷六韜。
激勵丈夫當登朝，不必牽掛不畏勞。
最怕黃昏燕歸巢，熒熒對燭漫寂寥。
長夜難盡歌離騷，東方已白夢漸遙。
五更鼓角劃天際，萬騎嘶鳴星河搖。
十萬陣中一嫩將，隻身縱馬與敵交。
揮戟如入無人境，天神助戰氣衝霄。
太宗擢得霍驃姚，不喜遼東喜雄豪。

夏去冬來雪花飄，寒窯殘壁裂北風嘯。
望斷天涯無依靠，飢凍交切食蓬蒿。
慈母勸歸意不改，冰霜侵骨志未銷。
四季輪迴十八載，形孤影隻玉顏消。
征東討北戰功高，鵬騰萬里搏扶搖。
富貴還鄉飛雪日，銀盔銀甲劍在腰。
寒窯門外相對望，凝咽與妻披戰袍。
此生守候終不負，胸翻淚湧撼松濤。
神韻一曲舞寒窯，主佛賜我五色毫。
苦寒等待有盡時，忠貞堅忍德長昭。
滴水之恩湧泉報，投我木桃報瓊瑤。
夫婦恩義當如是，與君道來賦歌謠。

《寒窯》：SHEN YUN；炎帝、黃帝、戴至德：公有領域；其他圖片：ADOBE STOCK

從「呂」字看簡化字打斷中華的脊梁

文 | 李青城

簡化漢字打斷中國人的精神支柱。有人覺得那只是為書寫方便，看不出脊梁會斷啊！就以「呂」字為例，分析一下中國人的脊梁是怎樣被打斷的。

簡化字「呂」，少了中間的一小豎，這短短一筆對書寫有甚麼影響？去掉後真的方便嗎？但是為甚麼要去掉呢？因為意思大相逕庭，而現代人不知道文字的起源，不知原意，就很難看出其中的險惡居心。

「呂」字是甚麼意思呢？現在人很少知道了，大家所熟悉的多是用於姓氏，如：呂布、呂雉、呂不韋、呂洞賓等。但是「呂」是如何成為姓氏的呢？相傳上古華夏部落首領炎帝，居於



姜水流域，以姜為姓。後來向東發展到中原地區，與黃帝部族合居，分為四支胞族。炎帝第十四代孫、共工的玄孫伯夷，被任命為四「岳」，即掌管各個諸侯的官員，輔佐堯帝。之後伯夷助大禹治水有功，被大禹視為「心呂之臣」，夏朝建立就封伯夷為呂侯，直至商、周兩代都是諸侯。春秋初年（公元前680年），呂國被楚國所滅，子孫以國為氏，這便是呂姓正宗由來，伯夷則被列為呂姓始祖，他的後人姜子牙



也被稱為呂尚。因此呂氏是因「心呂之臣」而得名，「心呂之臣」意思就相當於現在的心腹重臣。可見「呂」是身體的一個重要部分，那麼「呂」是身體的哪個部位呢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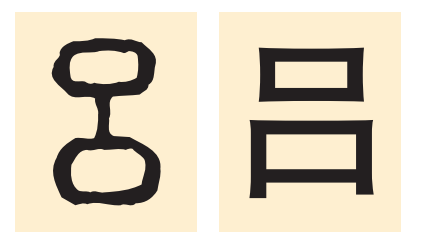
小篆中的「呂」字，基本就是正體字這樣寫，只不過兩個口是圓的，代表兩塊脊椎骨；中間的一小豎，代表把兩塊骨頭連接上的那些東西。所以「呂」的原意是脊柱，引申為連接。把連接的東西去掉，就剩下孤立的骨

頭，這個脊柱不就斷了嗎？

「呂」字還有一個重要的意思，被引到音樂中。黃帝的一位樂師伶倫，用崑崙山解谷所產十二根竹管並排，按高低排放，在竹子的空心處放上蘆葦燒成的灰。將這些竹管埋在空屋中的地下，不齊的一端在下，齊的一端在地面。隨著時令，不同的竹管被地氣吹開，所發出的音高不同，中華祖先就這樣根據天時地利，制定了音律法度，定下了十二音。其中的奇數音為陽音，稱為律，所以中國古代的音樂法度被稱為六律；那麼偶數音呢？便是「呂」，它們是連接主音六律的音，是陰音。六呂似乎沒有六律顯眼重要，但是卻不可或缺，否則律呂就不成立了。就好像現代鋼琴的每個八度的十二個鍵，若去掉六個，還能彈奏嗎？黃鐘，我國古代音韻十二律中六種陽律的第一律；大呂，六種陰律的第一律。《周禮》「黃鐘大

呂」一詞，便成了形容莊嚴、正大、高妙、和諧的音樂。陰陽缺一不可，明與暗都要存在，世界才完整。

中華文化很重要的方面不是研究表面形式，也就是人們眼睛所能看到的物質存在本身，或者說陽的一面，而是注重研究內涵。中華文化與西方科學最大的區別是，不把事物孤立研究看待，而重視研究事物間的那些隱形的、容易被人忽視的內在聯繫。共產黨卻要割裂這些關係，比如：文革中就連親屬關係都要斷絕。後來運動中，這些表現恰恰是當初簡化「呂」字時所表達的意思。



唐朝宰相戴至德的器量

文 | 軼飛

如果說才華是一種廣度，那麼器量則是一種深度。一個人再有才華，如果器量不足，也會使他的才華大打折扣；反之，一個很有器量的人，哪怕看起來平凡無奇，也會受到人們的尊重。

戴至德是唐高宗的宰相，深受唐高宗的信任。唐高宗曾作飛白書賜給戴至德，書曰：「泛洪源，俟舟楫。」據《新唐書》記載，戴至德任尚書右僕射時，劉仁軌為尚書左僕射，兩人處事風格大不相同。有人來上訴時，劉仁軌大都會受理案件，對人也很親和；戴至德則不然，他會細細查問上訴的原因，理由充分正當

的，就會秘密為其上奏。很多人雖然得到了戴至德的幫助，卻沒有多少人知道是戴至德幫助了自己，所以，人們多稱讚另一位左僕射劉仁軌，說他是解事僕射，意思是說劉仁軌通曉事理，而將戴至德當成了不解事僕射。

一次，輪到戴至德聽訟，有位老婦人前來遞訴狀。戴至德剛要下筆批註，老婦人突然問旁邊的人：「這位是劉僕射？還是戴僕射？」左右的人告訴她，這是戴僕射，老婦人竟然急得脫口而出：「我剛才還以為是解事僕射，原來是不解事僕射啊！還是把訴狀還給我吧！」戴至德聽到老婦人這樣怠慢自己，並不生氣，而是笑著將訴狀還給她。人們都佩

服戴至德有長者之風。

老婦人當著戴至德的面，說他不解事，還要回了訴狀，戴至德卻一笑置之，這就是一個人的器量。一個人器量宏大，一定是來源於平常的修為。《新唐書》裡有關於戴至德的傳，內容並不多，但足以見其修為。

比如：有人不明白戴至德為何幫人上訴，卻又不告訴對方。戴至德說：「慶賞刑罰，這是天子的權柄，我是做臣子的，怎麼能與人爭功呢？」他的意思是，做好臣子該做的是臣子的本分，無須讓百姓記住自己的恩德。其實古人常講「不貪天之功」，這也是「不貪天之功」的一種表現。

戴至德在任時，看起來很平常無奇。立朝為官時言語不多，不像是一個敢言直諫的人。他去世後，唐高宗悲嘆的說：「自從

我失去了至德，再也聽不到勸諫了。至德在世的時候，每當我處理政事有不當之處，他都會指陳我的過失。」唐高宗說著，拿出了戴至德生前所上的奏章，竟然滿滿一箱。高宗一邊閱讀這些舊章，一邊流淚，這時人們才知道，原來戴至德是一位大賢之人，令人敬仰。

